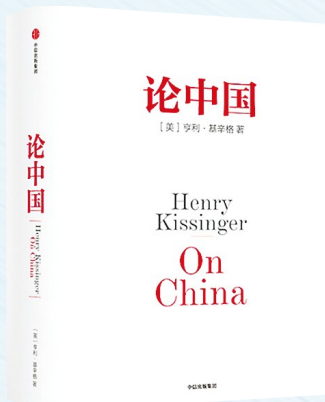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的力量

——读亨利·基辛格《论中国》感悟

□ 本报记者 任昱



亨利·基辛格的《论中国》一书堪称跨文明对话的经典之作。这位亲历中美建交的美国资深外交家，以“旁观者的洞见”与“参与者的亲历”双重视角，跳出本土认知局限，将中国置于世界版图之中，细致描绘出一幅文明交融与外交互动的宏伟画卷。从开篇点出“中国是唯一未曾中断文明的古国，其外交思维深植于千年积淀的战略传统”，到梳理先秦“天下观”至当代大国外交的脉络，从毛泽东的革命博弈到邓小平的改革破冰，基辛格为“中国的力量”勾勒出立体而深刻的注解，也让我对中国力量的内核有了全新认知。

通读全书，最具启发的莫过于基辛格对中美外交逻辑的对比剖析，这直接点出了中国外交力量的核心特质。他直言，美国外交常以“普世价值”为标尺，而中国则秉持《孙子兵法》“求之于势，不责于人”的战略智慧——外交始终以国力为根基，以战略耐力谋全局。1972年陪同尼克松访华时，毛泽东以“哲学问题”开篇而非纠缠具体议题，这种“超越即时利益的战略对话”，正是中国文化底蕴外化的生动例证。这让我顿悟：大国外交从来不是孤立的谈判与妥协，而是文明底蕴、国家实力与战略智慧的综合博弈，中国外交的底气，始终根植于自身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双重积淀。

基辛格以“韧性”二字定义中国最根本的文明力量，这一点在历史纵深中愈发清晰。中国近代虽历经鸦片战争、甲午战败等屈辱，却未像其他古国般消亡，根源正在于“文明认同的凝聚力”。这种韧性投射在外交领域，便是不同时代的战略坚守与灵活应变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面对美苏两极对峙，毛泽东提出“另起炉灶”“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”的方针，在封锁中筑牢主权根基；改革开放后，邓小平以“韬光养晦，有所作为”的战略，让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积累实力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，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抉择，更将这种“韧性”转化为“负责任的担当”，成为实力与智慧的双重彰显。

“外交政策是可能的艺术”，基辛格的这句论断，在中国外交实践中得到最充分的印证，而这份“可能”的底色，始终是坚实的国家实力。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，背后是“两弹一星”铸就的国防底气；如今中国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中践行共商共建共享，依托的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实力。更关键的是，中国从未重蹈“国强必霸”的历史覆辙。基辛格对比历代霸权国家后指出，中国“以和为贵”的理念，正为多极化世界提供全新的文明范式，这让中国力量区别于传统霸权，更具持久的感召力。即便在反制挑衅时，中国也始终坚守“不主动升级冲突”的底线，聚焦于捍卫自身合法权益，这种“有度、有力、有节”的应对，正是大国外交智慧的体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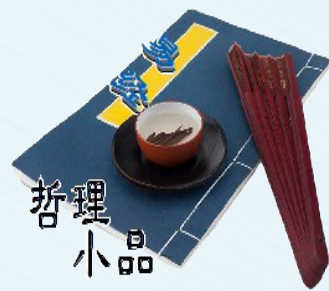
书中对当代中国的解读，让我对“中国力量”的认知更进一层。基辛格敏锐观察到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理念，既是对中国古代“天下大同”思想的延续，更注入了当代包容性内涵。从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，到促成沙特伊朗复交的“北京对话”，中国外交始终坚守“独立自主”的底线，又彰显“开放包容”的胸襟。这种坚守在面对外部挑衅时尤为鲜明：中国始终坚持内政不容干涉、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，既以理性态度沟通协商，更以坚定行动捍卫核心利益。这种“刚柔并济”的外交智慧，这种“守正创新”

的外交实践，让中国力量不仅具备威慑力，更具感召力。此时的中国力量，它不是霸权的威慑，而是“以理服人、以情动人”的感召；不是单边的强势，而是“互利共赢”的凝聚；不是孤立的存在，而是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。

近期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论，不仅歪曲历史事实、无视中国核心利益，更公然插手台湾问题、东海权益等内政与主权议题，试图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准则。面对这种无端挑衅，中国的回应迅速而坚决：外交部连续多日通过例行记者会、双边交涉等渠道提出严正交涉，明确指出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，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都将遭到坚决反制”；驻日使馆直接向日本政府递交抗议照会，划定“不容触碰的红线”；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，中国代表援引国际法准则，揭露其言论的荒谬性，赢得多数国家理解与支持。更具震慑力的是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在东海相关海域开展联合反潜、舰机协同等针对性军演，舰艇编队与战机编队密切配合，展现出高超的战术素养与强大的区域拒止能力，用实际行动证明“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容侵犯”。

针对日本错误言论的一系列组合拳，完美诠释了基辛格笔下中国外交“以国力为根基”的核心逻辑。中国既保持了外交沟通的理性，又展现了军事反制的决心。尤其是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理念的广泛传播，使中国的立场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。这种“刚柔并济”的应对方式，是文明韧性在当代的鲜活延续，也正是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。

合上书页，基辛格的结语犹在耳畔：“中国的崛起，是文明的复兴，而非单纯的权力扩张。”中国力量，是千年文明积淀的韧性，是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，是实力支撑的战略智慧，更是立足全球的责任担当。生逢这个伟大时代，我们既是这份力量的见证者，更应是这份力量的传承者与建设者。唯有坚定信念、砥砺前行，才能让这份文明复兴的力量，在世界舞台上续写更精彩的篇章。



豫卦是《易经》的第十六卦。豫卦阐释的是在安和喜悦情况下，应该坚持的原则。寓含雷出地奋，乐不忘忧的智慧。

豫，是和乐和悦的意思；豫者，预也，有预料、预虑的意思，就是事先预想到了，因而引申有“忧虑”的意思。《序卦传》说：“有大而不能谦，必豫，故受之以豫”。意思是，富有而谦虚，必然和乐、愉快；因谦而多思，必有一定的预见性，所以谦卦之后是豫卦。

豫卦卦辞首先对善于预虑，乐不忘忧这一理念，进行了褒赞。卦辞曰：“豫，利建侯行师”。这一卦，只有第四爻是阳爻，其他的阴爻，都服从于他，因而得志，心中喜悦。又，下卦“坤”是地、是顺；上卦“震”，是雷、是动，因顺而动，有和乐的根由，是乐于追随行动的形象，所以，命名为豫。用以比拟人事，人心相应，有和乐的基础；因顺而动，有和乐的根由。盖天下事，首先求人，人和既得，就无求不应，无论做什么事都能成功，这里以“建侯”“行师”为例，建侯者，建立诸侯王，统众也；兴师者，兴兵征战，动众也。豫，对于这两种大事都有利，对于其他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接着，对“豫”这一善于预虑，乐不忘忧的理念，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与褒赞。豫卦象辞说：“豫，刚应而志行，顺以动，豫。豫，顺以动，故天地如之，而况建侯行师乎？天地以顺动，故日月不过，而四时不忒；圣人以顺动，则刑罚清而民服。豫之时义，大矣哉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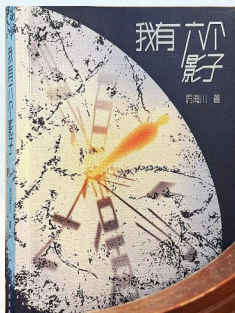
豫卦唯一的阳爻，阳而刚，有五个阴爻响应；一卦之主，上下五阴爻都来和应它、归顺它，众志成城，他的志向可以实现了，此谓“刚应而志行”。内卦顺，外卦动，上动而下顺，此谓“顺以动”，所以为豫。豫的特点是以顺为重，动必以顺为前提，顺应时机而动，所以日月运行各循其度，四时交替各循其序，不过不忒，没有偏差失误。用以比拟人事，有见识的智者顺应时机而动，赏罚清明公正，民众心悦诚服。天地谐和，刑清民悦，和乐安宁，这是豫的结果。豫，这一善于预虑，乐不忘忧的理念所显示的时代意义，多么重大！《易经》里多处出现类似“豫之时义，大矣哉！”的句子。卦辞所说的“时义”，即时代意义，并不是单指某一时代，而是泛指任何时代，它的时代意义都是重大的。此谓世理，具有普遍意义。

“时义”还可以这样理解，就是与时偕行，与时俱进，在正合时宜的时候，去做应该做的事情，其顺应时代，抓住时机，顺势而为，所成就的事业，将是十分可观的。

善于预虑 乐不忘忧

□ 梁镇川

荐书 新华书架



《我有六个影子》

作者：厉海川 编著

出版社：中国文联出版社

《我有六个影子》为作者厉海川的个人诗集，包含诗歌百余首，共6辑，分别以不同的角色为标题，展示了诗歌对于作者的多重意义。辑一“城市漫游者”和辑二“灵魂歌手”关注自我、城市中的日常生活以及身在其中的种种经历与心境。辑三“速写师”将目光投向其他个体的生活，辑四的“背包客”则望向远方的风景。辑五为“白日梦想家”，

记录下十几岁少年的天真幻想和浪漫思绪，辑六“冥思者”以对生命与时空的思考做结尾，深藏哲思。

城市漫游者、灵魂歌手、速写师、背包客、白日梦想家、冥思者……厉海川的诗集《我有六个影子》以“角色”为经纬，如同支起的六面棱镜，折射出诗人对自我、城市、他人、远方、幻想与存在的多维思考。

来源：新华社

